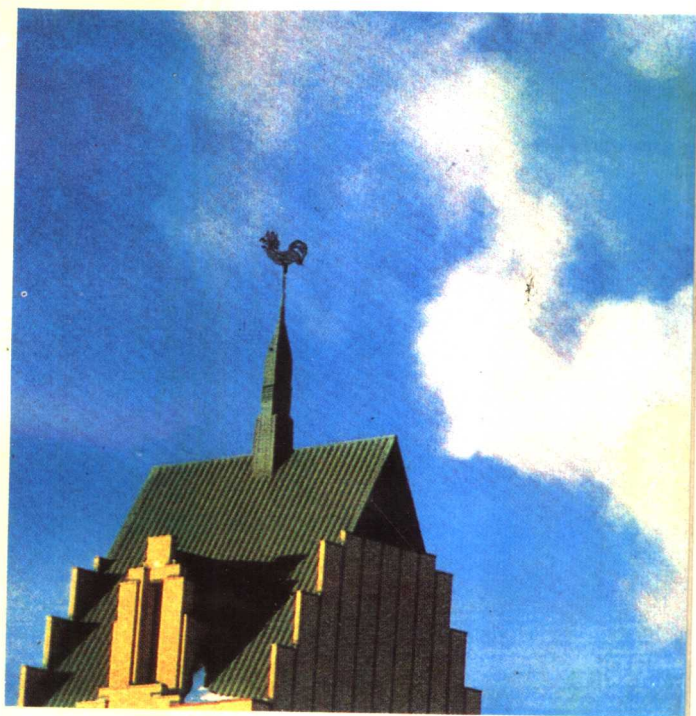


D ER TURMHAHN UND ANDERE ERZÄHLUNGEN

塔顶风标

(瑞士) 阿道夫·穆施克 著 蔡鸿君 选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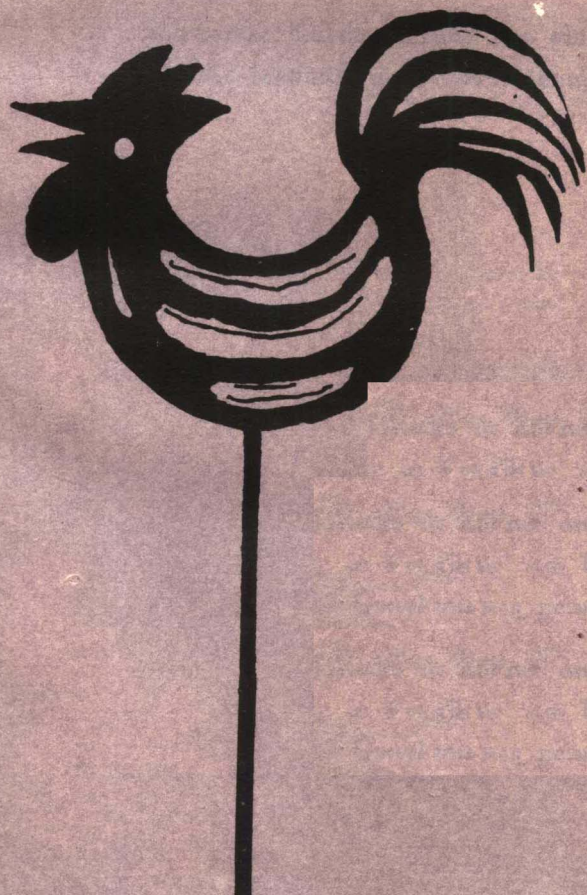


○ 安徽文艺出版社

塔顶风标

(瑞士)阿道夫·穆施克 著

蔡鸿君 选编



(皖)新登字 04 号

Adolf Muschg
DER TURMHAHN UND ANDERE ERZÄHLUNGEN

Herausgegeben von
Hongjun Cai
in Zusammenarbeit mit
Qingli Ren
Auhui Literatur und Kunst Verlag
Hefei, China

塔顶风标 [瑞士]阿道夫·穆施克 著/蔡鸿君 选编

责任编辑：裴善明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283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安徽省新华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625

插页：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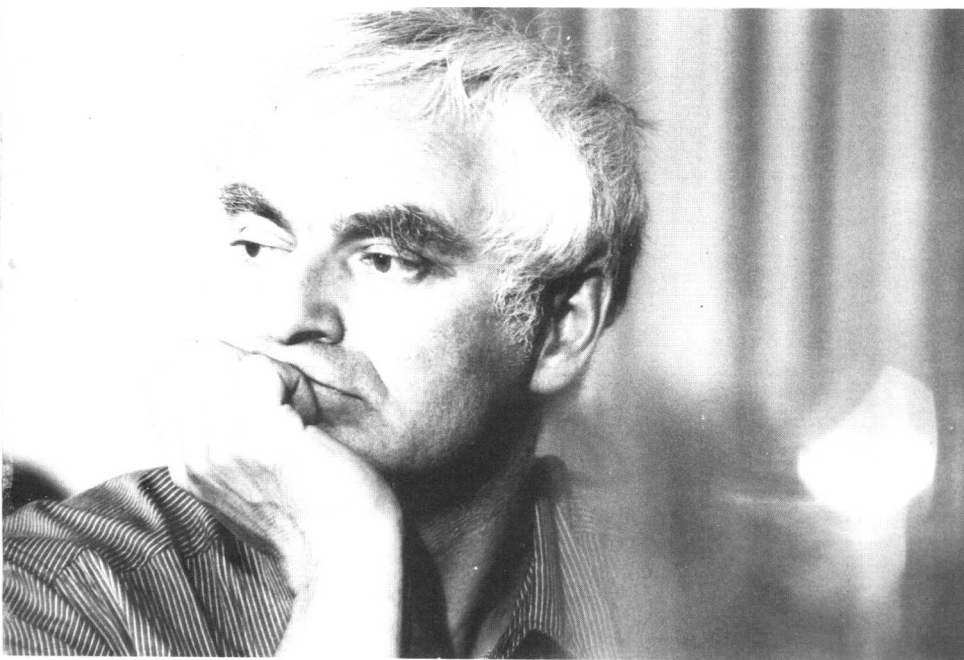
字数：150,000

版次：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0586-3/I·518

定价：4.00元



Adolf M.

阿道夫·穆施克 像

致中国读者*

阿道夫·穆施克

我非常愿意向中国的每一位读者表达我在感情上的联系，中国是我无限感激的一种人类文化的祖国。同时我也请求谅解，假如我“在真实写作方面的困难”（布莱希特语），在此对你们中间的一些人来说以异乎寻常的形式出现，这些形式需要一种友好的翻译——我这里不仅仅是指语言方面的。本书中的神秘的故事是靠着这样的信念而生存：作者越早地接触到一些人类共性的东西，就越感到有责任鼓起勇气去探讨他的主题中的完全个性的东西——常常也包括一些令他自己感到神秘莫测的东西。

蔡鸿君 译

* 这是作者在1990年7月25日致选编者信中的一段话，作者建议以此作为本书的前言。标题系选编者所加。

阿道夫·穆施克和他的短篇小说

蔡鸿君

阿道夫·穆施克(Adolf Muschg)是瑞士当代著名德语作家，他在瑞士文坛的地位仅次于弗·迪伦马特和马·弗里施。关于他的生平，穆施克曾在1974年出版的一本小说集前言中写道：“我于1934年出生在苏黎世郊区的一个教师家里，以后的几个阶段是文科中学，在苏黎世和剑桥读大学，1959年以研究恩斯特·巴尔拉赫^①的戏剧获得博士学位。1962年至1970年，我在日本、哥廷根、纽约州伊萨卡和日内瓦出售我的德语知识。我在不同的地方所经历的大学生运动使我无法继续在旧的条件下生活。我开始研究自己的地位和周围的人的地位。我的方法就是写作，而在此之前写作对我来说仅仅是一种展示。我希望这个过程能够继续下去。在瑞士联邦工学院当讲师时，我也试图进入大学生们的圈子。我已写了三部长篇小说，其中，第一部《在兔年之夏》(1965)似乎是最适合的。另外，还写了两本短篇小说集，一本关于日本的随笔，几部广播剧和电视剧，两个剧本。对于1974年

① 恩·巴尔拉赫(1870—1938)，德国作家。

春刚刚出版的那本小说，我必须说明一句，这本书写得很艰难，因为必须超越写作的个人基础。”作家的自传大多简单概括，这里再略作补充。穆施克的生日是1934年5月13日。

“苏黎世郊区”指的是苏黎世湖畔被人们称为金色湖岸的措林康。关于这里的环境，作家曾在第二部长篇小说《破魔法的魔法》(1967)里有较为详细的描述。穆施克出生时，他的父亲已经47岁，在他12岁那年因病去世。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埃尔扎是儿童文学作家，同父异母哥哥瓦尔特是瑞士最著名的文学史专家之一。在苏黎世大学和剑桥大学，他攻读的是德语语言文学、英国语言文学和心理学。结束学业之后，穆施克几乎一直以教师为职业，最初在苏黎世州立中学任教，然后又陆续在日本东京国际克里斯蒂安大学、联邦德国哥廷根大学、美国纽约州伊萨卡的科内尔大学、瑞士日内瓦大学教授德语语言文学。长期和大学生在一起，尤其是60年代辗转数国，使得穆施克有可能在不同的地方经历了那场波及欧美几乎所有国家的大学生运动。这不仅是他当初开始写作的动力，也是今后若干年里他汲取素材的源泉。穆施克自1970年以来一直在瑞士苏黎世联邦工学院任德语文学教授，20年来他笔耕不辍，正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写作这个过程仍在继续。

穆施克是以幸运的成功者的姿态步入文坛的。1962年至1964年，他曾在日本教授德语，在此期间他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兔年之夏》(Im Sommer des Hasen, 1965)，由苏黎世挪亚方舟出版社出版之后，立即受到评论界的重视，瑞士的《新苏黎世报》、《每日指南》，联邦德国的《明镜》周刊、《时代》周报、《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

报》等发表了一系列的赞扬文章，作者中包括雨果·罗埃彻尔、赖希-拉尼茨基等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此后这部小说又相继获得了瑞士席勒基金会促进奖(1965)、苏黎世州暨市促进奖(1965)、联邦德国下萨克森州促进奖(1966)、汉堡市阅读奖(1967)。这部以日本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主要人物是六名瑞士年轻学者，他们由一家瑞士大公司资助在日本进行为期半年的访问，并且每人为这家公司创建一百周年纪念文集《在升起的太阳中的十字架》撰写一篇稿件。小说采用的是倒叙手法，公司广告部主任在这些年轻学者结束访问之前飞抵日本，对他们的文章进行审核验收，通过这些年轻人的自述、广告部主任与他们的交谈以及写给公司总部的信件，写了这些西方青年在东方的日本所经历的恋爱与失恋、生与死。这部小说虽然不是作家的自传性小说，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家对日本民族、文化、社会、历史的认识以及自己在异国生活的片断。1963年，即穆施克初到日本的这一年，是中国农历的兔年，小说的标题由此而来。

穆施克本人曾多次承认，60年代末的欧美大学生运动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长篇小说《阿尔比塞的理由》(Albissers Grund, 1974)正是反映了作家对这一波及欧美几乎所有国家的青年学生运动的思索。小说的主人公阿尔比塞是瑞士一个中学的英语教师，年近40，对60年代的社会变动感到无所适从。他在美国旅行期间从电视里看见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在日本自杀未遂，后又疑心自己得了癌症，因对妻子施暴致使妻子最终弃家而去。在苦闷和徘徊中他结识了流亡者策鲁特，并得到他心理方面的治疗，长达四年之久。在此期间，阿尔比塞加入了一个激进组织，积极参加游行示

威等政治活动，被称为“革命的司机”。但他内心深处并不想投身于政治，而更倾向于平静安定的生活。他试图说服策鲁特一起迁往邻近的一个小镇，那里的朋友为他提供了一个临时代课教师的职位。但是，策鲁特拒绝了他的建议，反而劝说他一起到法国南部去创建一个工人生产合作社。为了摆脱策鲁特，他开枪打伤了策鲁特，过去的朋友变成了凶手和受害者。小说从枪击事件发生写起，通过不断变化角度的叙述，一步步地让读者了解阿尔比塞和策鲁特这两个人物以及他们结识、深交、反目的整个过程，从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大学生运动冲击下的瑞士社会。《阿尔比塞的理由》一书在叙述角度方面受到评论界的赞赏。小说主要采取四种角度叙述：小说的叙述者；阿尔比塞与策鲁特交谈以及阿尔比塞的供认录音和笔录及他的书信；法庭请的心理学家与在医院治疗的策鲁特的谈话；策鲁特叙述和回忆，既有独白，也有他与护士的谈话。这种多角度的叙述方法成为穆施克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阿尔比塞的理由》被列为战后德语文学中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作者也因此获得赫尔曼·黑塞奖（1974）。

1978年4、5月间，穆施克曾随团访问过中国，此后他写了一部以中国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白云或友好协会》（Baiyun oder die Freundschaftsgesellschaft, 1980）。长期封闭的中国，对欧洲绝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比月球更为遥远，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平息之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向西方敞开了大门。《白云或友好协会》写一个瑞士专家学者代表团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在1979年4月到中国进行为期三周的访问。作家以代表团访问广州、成都、

北京、沈阳等地为线，写了大量中国的风土人情。但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写中国的山山水水，而是寻觅通向人物内心的途径，通过对异国风土人情的描述，折射瑞士的社会生活，将作者在异国他乡的经历与作者生于斯长于斯的瑞士加以对比，从而表达出作者对瑞士社会的思索。正像《在兔年之夏》中的日本一样，在《白云或友好协会》一书里，中国成了作家表达自己的愿望和向往的投影屏幕。小说在对人物的刻画方面颇为成功，七个访华团成员各有各的性格，团长施达普谦和忍让，考虑周到；化学专家伽路自以为是；国际红十字会援外专家马丁冷静沉着，具有主见；外贸专家保尔语言尖刻，有点玩世不恭；心理学家贝恩哈特总是在窥视自己的潜意识；作家吕特尔则时时注意自己的言行分寸，不失身份，他鼻梁架黑色宽边眼镜，口衔大烟斗，乃是以1975年访问过中国的瑞士著名作家马克斯·弗里施为原型。总的来说，中国乃是他们摆脱日常机械生活、破碎婚姻、心灵创伤、存在恐惧等等的临时避难场所。这部小说的情节构思富有戏剧性，贯穿作品始终的“误解”，乃是小说的主题，其中有人对客观世界的误解，人对自身的误解，欧洲人与中国人之间的误解，欧洲人与欧洲人之间的误解，而代表团成员与陪同人员却是一个友好的团体，在寻求理解，谈论友谊。穆施克虽然不懂中文，但对中国古老的文化十分崇敬，也有较深的研究，在他的创作上多多少少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他认为，他与中国有着一一种“感情上的联系”，中国是他“无限感激的一种人类文化的祖国”。

穆施克是一位高产作家，迄今已写了六部长篇小说，除了上面提及的三部之外，还有《破魔法的魔法》(1967)、《参

与》(1969)、《灯光和钥匙》(1984)以及中篇小说《还有一个愿望》(1979)。穆施克的创作体裁很广,他还写有剧本《侏儒怪人》(1968)、《为歌德而激动的人们》(1971)、《凯勒的晚餐》(1975),广播剧《香叶芹菜》(1968)、《海外》(1982,包括《瓦图西》、《为什么,亚利桑那》和《戈迪·海默尔的冒险旅行》三个广播剧),电视剧《高保真度或银色的一瞥》(1973)以及作家评传《戈特弗里德·凯勒》(1977)等。

除了长篇小说和剧本,穆施克还写了大量短篇小说,先后辑成《异物》(Fremdkörper, 1968)、《爱情故事》(Liebesgeschichten, 1972)、《遥远的熟人》(Entfernte Bekannte, 1976)、《身体与生命》(Leib und Leben, 1982)、《塔顶风标》(Der Turmhahn, 1987)等五个短篇小说集。他的短篇小说在主题上与他的长篇小说和戏剧截然不同,在长篇小说和戏剧中,穆施克主要表现社会、历史题材,而他的短篇小说则着眼于私人生活的微观世界,诸如家庭、婚姻、爱情、代沟等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穆施克的第一个短篇集以《异物》为书名,所收入的五篇小说内容各异,但都围绕“异物”这一主题。在他后来的四本短篇集里,作者始终是以此为中心主题。“异物”一词原是医学术语,指进入另一生物体内部的物体。穆施克笔下的“异物”则是处在陌生环境中的人,他们或在异国他乡,如《在瑞士作客》里的女友和《塔顶风标》中的作家;或身陷牢狱,如《农场主或家》中的农场主;或在医院病房,如《遥远的熟人》中的“我”。这些人物在社会、环境、生活以及自身的压力下发生了异化,他们不能适应周围的世界,

成为现实社会里的“异物”。这些“异物”与周围的世界、与周围的人、甚至与过去的自己之间产生了距离，熟悉的环境变得陌生，相识的人相互生疏，亲近的人彼此疏远。在作家的笔下，夫妻之间、情人之间、父母与子女、亲戚朋友之间相互产生了越来越深的隔阂。《布雷米的希望》里的布雷米和他妻子越来越难以维持昔日的夫妻生活；《一个不忠实的代理商》中的代理商和他的情人，尽管肉体上相距很近，但在精神上却相距遥远；《在瑞士作客》中的母亲对儿子和儿子的女友时时处处保持警惕；《快乐的是吉卜赛人的流浪生活》中的父亲对儿女日渐感到厌烦；《进餐》里的叔侄二人彼此几乎就是陌生人。人们之间的裂缝越来越深，距离越来越大，任何试图改变这一切的努力终究是要失败的。在《遥远的熟人》里，躺在病床上的“我”——作家——试图缩短与病友——陌生的年轻人——之间的距离，他努力使自己与病友保持同样的呼吸节奏，但无论如何也适应不了被子下面那个身体的无规律的起伏，他们虽然交谈了几句，但彼此仍然毫不了解，而年轻人的病故则使“我”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他们身处一室，虽近在咫尺，但彼此永远是“遥远的熟人”。

爱情，是穆施克许多短篇小说的主题。《一个不忠实的代理商》(Ein ungetreuer Prokurist)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在事业上颇为成功的中年男子，他因羡慕有情妇的同事，也想找一个情妇。当他轻而易举地与一个有夫之妇建立了暧昧关系之后，又对这种私通感到良心上的不安和身体上的疲乏，更无意为此付出牺牲。他并非是在寻找爱情，而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作者为标题加了“一个”这个不定冠词，其用意在于，这个故事虽然发生在一个代理商的身上，但它

也完全可以转移到其他任何一个人的身上。这篇小说被联邦德国著名评论家赖希-拉尼茨基称作“一篇批判社会现实的精彩之作”。《牧场主或家》(Der Zusenn oder das Heimat)是一篇经典性的短篇小说，几乎所有重要的当代德语短篇小说集均选收了这篇小说。小说是以第一人称写成的一封信。主人公是一个57岁的高山牧场主，他丧妻多年，与两个业已成年的女儿生活在偏僻的高山牧场，后来因长期与两个女儿发生性关系的事情暴露而被关进监狱。在狱中，他给法庭写信，陈述自己和两个女儿的“清白”，他们之间发生性关系并非为了满足性的饥渴，更多的是为了寻找宁静、温暖、友情。他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从来不关心他们的人们，现在为什么不能容忍他们父女所过的这种特殊的田园生活，为什么牧师、教师、法官这会儿要来干涉他们父女之间的和谐，重建他们所认为的秩序。《塔顶风标》(Der Turmhahn)写的是一个男作家和一个女读者之间的“爱情”。作家R.应一家书店的女老板之邀，前往国外朗读他的作品，因无聊孤独，他按报纸上的广告打电话招来了一个“黑衣女郎”。然而，在第二天的作品朗读会上，他认出，付钱请他来朗读作品的书店女老板，竟是他昨夜付钱享用过的黑衣女郎。小说的结尾虽然交待了书店女老板献身的动机，但这种爱的方式毕竟难以与正常人之间的爱情联系在一起。的确，纵观穆施克所有描写爱情的短篇小说，人们不难发现，他笔下的人物所经历的爱情，并非崇高美好的情感，它的表现形式大多是男女私通、父女乱伦、嫖娼宿妓，等等，为当事人带来的是烦恼、痛苦、恐惧、失望、不幸，这种爱情完全是一种病态的、畸形的爱情。

穆施克的短篇小说构思奇诡，布局巧妙，尤以对人物的心理活动描写细腻著称。几乎他的每一本短篇小说集出版之后均受到评论界的赞扬，人们对他的短篇小说评价之高甚至超过了他的长篇小说和戏剧。

本书以穆施克的同名小说《塔顶风标》为名，选译了13篇小说，分别选自五本短篇集（详见德文版权页），读后可以对穆施克的短篇小说创作风格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这本集子的选编和翻译工作历时近三年，其间得到作者本人、联邦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瑞士挪亚方舟出版社（Verlags AG“Die Arche”）、瑞士文化基金会（Schweizer Kulturstiftung Tro Helvetia）的大力支持。穆施克先生还亲自寄来了《塔顶风标》一书，使得选编者有可能将最新的作品选入本书，他还两次写信解答翻译中的疑难问题，并为本书撰写了前言。在此谨向穆施克先生、苏尔坎普出版社、挪亚方舟出版社、瑞士文化基金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0年9月草于法兰克福

目 录

致中国读者

.....阿道夫·穆施克 (1)

阿道夫·穆施克和他的短篇小说

.....蔡鸿君 (2)

在瑞士作客..... (1)

戒指..... (24)

一个不忠实的代理商..... (40)

穿蓝衣服的男子..... (52)

牧场主或家..... (71)

遥远的熟人..... (87)

进餐..... (99)

布雷米的希望..... (113)

快乐的是吉卜赛人的流浪生活..... (134)

特护病房三重唱..... (142)

第二寓所或被遗弃的庄园..... (182)

克里斯特尔..... (195)

塔顶风标..... (224)

阿道夫·穆施克生平及创作年表..... (257)

在瑞士作客

蔡鸿君 译

她刚刚走到门口，首先就闻到一股气味，这是一种奇怪的，有些甜丝丝的气味，它充斥着整个住宅，这间屋子里尤为浓烈。接着她看见了她的相片，放在他的书桌上，每当他的眼睛从书本上抬起，目光自然而然就会落到这个地方，稍微有些偏左，两边各有一根蜡烛。他给她写信时提到过这两根蜡烛，但是，它们真的在这儿，是两根精心制作的蜡烛。蜡烛是完整的，有着白色的烛芯。在她来之前，烧短了的蜡烛已经被换掉了。彩色相片有些泛白，弗兰西斯卡的姿势显得很轻佻，扭着腰肢，冲着一片稀疏的白桦树，树枝在苍白的天空衬托下显得整齐有序。脖子的线条略呈凸状，一个头发茂密的儿童般的脑袋斜着伸进了树叶之中；胸部的隆起并不明显，胸前的衣料晃晃荡荡，有些地方被风吹鼓了起来，有些地方则紧贴在身上。

她眯着眼睛端详着自己，然后，她的目光掠过一排试箱和书架，在其中一个书架上放着一个头盖骨，上面有许多铰链，每片骨头还标上了编号。海因茨的床上方挂着一幅圣像。这是一张被熏黑的饥饿的男人的脸，蓄着胡子，额头上绘着有规律的图案。

她的皮肤因为旅行而有些发亮。她不怎么受得了乘出租

汽车。她的手一直抓着她的小包，手指节骨是苍白的。但是，当她站在门框里，在另一个女人的注视下，她的感觉又给她带来了一些活力。

“这里的景色妙极了。”她说，说着走到被网眼很密的薄纱遮住的窗子跟前，透过网眼向外张望。这时被提起来的裙子使得她长得很紧、像小孩一样瘦而结实的大腿露了出来。然后，她转过身来，把双手撑在壁炉台上。壁炉台挺高的，她不得不耸着肩膀。

“原来你就是在哪儿工作的，”她说，“多么舒适啊！我们过一会儿可以听一张好唱片吗？”

这两个人站在门框里，没有走进屋去。海因茨在前面。他身材高大，衣服有些皱皱巴巴的，被晒成黄褐色的脸上那双轻轻地蒙上一层云翳有些近视的眼睛，兴奋地又有些责备地望着她。始终还是从下向上看，如同四个月前在波鸿^①的医科实习生联欢会上一样：

这个瑞士小伙子没有跳舞。当她被波列酒^②弄得忘乎所以去邀请他时，他也没有同她跳，但是他以他那特有的显得有些吃力的方式微微笑了笑。在跳下面儿轮舞时，他一直用一种带着火辣辣的热情的目光看着她，这使她感到不自在，以至于她在第二天早上再次坐到他的那张桌子旁边。他的目光从近处看更加和善，更容易承受。人们可以看见，他如何低声咳嗽，他的面颊如何组织词汇，原来他竟是如此动人。分手时他邀请她去他那儿听一次音乐。几天以后，她走进了他的房间，出于好奇，也因为正好顺路。当时这种气味就引

① 联邦德国城市。

② 一种用葡萄酒、水果、香料、糖混合制成的饮料。